

“不争”是智，平淡是福

2016年11月，一个周六的清晨，澳大利亚布里斯班，92岁的谢铁铮仔细地戴好助听器，整理好衣装，与85岁的老伴盛瑛一起精神抖擞地出了门。谢铁铮腿脚利索，用不着拐杖帮忙，走得比老伴还快。

那时正是雨后初晴，空气里有丝丝青草和泥土的味道。

天气好。两位耄耋老人打算出门“寻高兴”——参加湖南老乡聚会。



“寻高兴”是他们对自己参加同乡聚会这个举动的定义。

老乡聚会通常在公园举行。几十甚至上百号老中青幼湖南人占据公园有利位置，或BBQ或分享自制美食，吃香喝辣，热闹非凡。



谢铁铮和盛瑛是老乡聚会上的常客，是上述“老中青幼”中“老”的典型代表。



因为太“典型”，二老在聚会中总会得到老乡们小心翼翼的特别关照，两位不便拂了大家的好意，欣然受之。



但私下里，盛瑛对谢老有小小的嗔怪：“我们家都是他负责每天买菜。他出门时，我也叮嘱他要小心，你知道他是怎么回答我的吗——两个字：废话！”

确实，出生于1924年的谢铁铮对自己的身体很有底气，老伴盛瑛也不得不表示佩服：“他除了听力不好，身体没有任何毛病，连老年慢性病也没有。”



92岁的谢铁铮老先生现在仍然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，有时间就和老伴出门“寻高兴”，简直是昆士兰湖南老乡里的一个传奇。

昆士兰湖南同乡会藏龙卧虎。若论头号“龙虎”，恐怕非谢老莫属。

生于湖南醴陵的谢老父亲早逝，被伯父接到长沙并抚养长大。伯父谢逸如是早期同盟会员，留学日本，曾于1924年任长沙百年名校长郡中学校长，与程潜私交甚好。伯父不愿后辈像自己一样涉足政治，嘱咐子侄们学习一门技术为上。这样，从长沙明德中学毕业后，谢铁铮进入中山大学电机系就读。大学毕业后去到沈阳，参加东北建设。那时国民党刚撤离东北，工厂里大量机器需要维修，东北亟需技术人才。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，他们又接手修理受损的米格战斗机，并由此逐渐进入飞机制造领域，成为中国现代航空业的最早参与者之一。

“不夸张地说，‘谢铁铮’这个名字，成了单位产品质量的标尺。谢铁铮不签字，产品就通不过验收。”老伴盛瑛颇为自豪。

但盛瑛对谢铁铮也有小小的埋怨：“他一辈子不和别人争，不争名不争利，也从不低头求人，所以当不了官。否则，凭他的技术和资历……”



实际上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65年前，20岁的盛瑛对谢铁铮芳心暗许时，“名”“利”二字也未曾成为过这段佳缘的砝码——

1951年，从湖南益阳信义女子中学毕业的盛瑛随父母赴沈阳看望哥哥。盛妈妈烧得一手好菜，盛瑛哥哥便经常邀请湖南老乡到家里作客，这其中，便有谢铁铮。一来二去，两边都有了想法。盛瑛说：“不过，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他赚多少钱，也不去问，问这个太丢人。我就看中他老实、可靠。”

1952年，两人把行李搬到一起，请几个朋友到家里坐了坐，算是结了婚。

婚后，盛瑛这才发现，自己似乎吃了谢铁铮“不争”的亏：“他从不和你争论，吵架都吵不起来，你这里气得要死，打定主意要给他气受，让他吃点苦头，他却没有任何反应——你不是要气我吗？我不气，这不就把你气着了吗？”

婚后第64年，在远离故乡的澳大利亚，92岁的谢铁铮听到85岁的老伴如此抱怨，哈哈大笑：“什么事情都有两面性，有正面，有反面。看待事情，角度最重要。从正面看，坏事能变好事。但总从反面看，那就完了，什么事情都不可能想得通了。”



听老伴这样说，盛瑛也笑起来：“也是。你看，我们都老成这样了，在一般人看来，就是日薄西山。但是，我们的身体仍然允许我们来这里和大家一起说说笑笑，高兴起来，甚至感觉自己和大家一样年轻，从这个角度看，高龄，则是我们的幸运了。”